

· 论著 ·

嘉约翰与西医传入中国

王尊旺

摘要 美国医疗传教士嘉约翰是近代西医传入中国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之一。他创办博济医院,为近代西医在中国历史最悠久、影响最深远的医院之一;开展医学教育,所建博济医院附属医学校,是中国第一所专业性的西医医学学校;编辑医学书籍和期刊,对当时的中国医学界系统了解西方医学起了很大作用。嘉约翰在中国近半个世纪,为西医在中国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关键词 嘉约翰; 西医; 近代中国

John Kerr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medicine into China WANG Zun-wang.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Fujian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uzhou 350003

Abstract Being a key figure in the process of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medicine into China in modern age, John Kerr, an American medical missionary, established the Boji Hospital,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hospitals with the longest history in modern China. He carried out medical education by setting up a medical school affiliated to the Boji Hospital, which was the first professional western medical school in China. He compiled medical books and periodicals,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ystematic understanding of western medicine by the Chinese medical field at that period. He made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medicine in China for nearly half a century.

Key words John Kerr; Western medicine; Modern China

嘉约翰(John G. Kerr),美国北长老会医疗传教士,1824 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邓肯维尔。大学期间他转入费城杰斐逊医学院攻读医科。1847 年嘉约翰毕业,在美国从事医疗工作,1854 年 5 月 15 日,嘉约翰受长老会的派遣到达广州,从事医疗传教工作。1901 年 8 月 15 日,嘉约翰在广州逝世。嘉约翰作为医疗传教士在中国近半个世纪,对西医学在中国的发展客观上起到了推动作用。

一、创办博济医院

嘉约翰在华主要医疗活动是和他创办的博济医院紧密相连的。博济医院的前身是美国医疗传教士伯驾于 1835 年创办的广州眼科医院。

来到广州后,嘉约翰即进入眼科医院工作。次年 5 月 5 日,嘉约翰接管了这所医院。1856 年,由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嘉约翰的眼科医院被毁。在广州工作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使嘉约翰对中国的医疗状况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嘉约翰认为,中国“病人多数来自贫困阶层,但也有相当数量的上层人

士来寻求西医的帮助。我们的医治使许多人解除了痛苦,延长了生命”^[1]。

1857 年 7 月,嘉约翰因健康原因返回美国休养,在美国期间,嘉约翰重新进入费城杰斐逊医学院进修。同时,为了实现重建眼科医院的理想,他四处募捐。1858 年 12 月 21 日,嘉约翰和其第二个夫人重返广东,在广州南郊增沙街开设医院,并于 1859 年 1 月开业,它就是博济医院最初的雏形。1860 年博济医院再次扩大,并在肇庆、佛山设立诊所。随着就医人数的不断增加,狭小的医院已经严重地限制了它的发展,1866 年该院迁移到新的地址。在中国医生关韬和黄宽的帮助下,医院声誉日隆。

1860 年,博济医院有 50 张床位,到 1874 年,床位增加到 120 张,医治的病人包括各个阶层。1875 年,博济医院大约接受了 1000 个住院病人,此后每年的门诊病人数达到 18000 人^[2]。至 1891 年,博济医院共开设 36 年,统计医治 52 万人,出版了 27 部关于医疗和手术方面的书籍,培养了 100 名助手^[3]。

作者单位:350003 福州,福建中医学院公共管理系

该院兼顾内科和外科,早期尤以外科手术闻名。嘉约翰不仅是博济医院的创办者,而且还是一名出色的医生,对外科和内科都很精通,“历医各症如砂淋、肉瘤、眼疾、虫胀等类”,人皆“称其神技,众口交推”^[4],尤其是擅长结石病的治疗。在华近 50 年间,他亲自治愈的即达 1300 余例。在嘉约翰主持下,至 1874 年医院共做过 368 例结石手术,其中 301 例膀胱结石,有 67 例采用碎石术^[5]。1880 年,嘉约翰成功地完成了卵巢截除手术,对于肿瘤切除术做了很大的改进。博济医院还研究了梅毒和吸食鸦片成瘾的发病率,帮助吸食鸦片者戒烟。

作为医院的主要负责人,嘉约翰的日常工作无疑是非常繁忙的,1875 年 7 月 1 日他的工作记载,向我们展示了他这一天的生活经历:摘除白内障手术两例,膀胱切除术一例,摘除眼肿瘤一例,瘰疬手术一例,割除包皮一例,治疗白内障一例,腿部骨坏死移植一例^[6]。据统计,嘉约翰在博济医院的门诊病人达 74 万人次,住院病人达 4 万人次,为 4 万余人做过手术^[7]。

关于博济医院医疗的具体情况,林乐知主编的《教会新报》中为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记载:

1868 年博济医院清单:本年有长居院中就医、有日日来诊者,有内症有外症,有男妇小孩有老幼穷苦,有给以药水有用以刀针,有去眼疾有去肉瘤诸多症病。计日日来者 50636 人,计长住院内就医者 1038 人,计用刀针治症者 1825 人,计种牛痘者 671 人。单中画有割瘤图象,一人背后负一肉瘤,其瘤割下计重 3 斤 8 两。又一人右颊一瘤割下,计重 1 斤 9 两,又一人鼻右近嘴处一瘤割下计重 1 斤。诸如此症,可谓济世神气之至^[8]。

1873 年清单:按广东医院分设四处,乃广东(州)、虎门、波罗、沙南,合共医治男人 15502 名,女人共 19751 名。住院就医男人 748 名,女人 357 名。计用刀针者共 1087 名人,种牛痘之男女小孩共 276 名^[9]。

博济医院是近代西医在中国历史最悠久、影响最深远的医院之一,对西医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和传播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该院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综合性多功能的医院,除了西方医疗传教士所普遍擅长的眼科和外科,还对内科、妇科、儿科、产科等非常精通,如在 1892 年,博济医院报道了我国第一例剖腹产的案例。据 1934 年博济医院成立 99 周年(注:这里的博济医院是从伯驾的眼科医院算起。)的年报

统计,近 100 年间,医院共医治病人 200 万余人次,故博济医院被时人评价为“中国新医学发达的始源”^①。

二、兴办医学教育

医学在中国的传播,其途径有多种,而兴办医学教育就是其中的重要方式之一。

1866 年,博济医院在迁移到新的地址后,附设医学学校,“在建立医院的同时该院又开设了医学校”^[10],这是中国第一所专业性的西医医学学校。这所学校招收的主要是教会的学生,也有部分中国的医生,学校最初招收的都是男性。1879 年该校开始招收女生,这是中国最早招收女学生的医学校^[11]。

根据嘉约翰的安排,他本人教授药理学和化学,黄宽担任解剖学、生理学和外科学课程,关韬教授中医课程并指导临床实践。到 1870 年,学校的教育已经初显成效,一些学生基本可以在医院单独作外科手术,嘉约翰说,有些人“很快就熟练了手术方面的有关方法,他们可以不需要外国医生就能单独为病人解除痛苦。许多医学校的学生已经取得了当地民众的信任”^[12]。

为配合教学,学校曾经进行过多次尸体解剖。1867 年,博济医校进行了首次解剖实验,由黄宽执刀,这是西方医校在中国进行解剖实例较早的一次记录。由于受到当时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一般病人的家属根本不让他们把自己亲人的尸体大卸八块,最初学校只能从医院中寻找一些无亲友的尸体来研究。嘉约翰本人即曾以一对儿童尸体作为实例,让学生直观地了解人体的基本结构。

1879 年,随着医学教育的发展,医学校从博济医院中分离出来,正式更名为“南华医学校”(The Canton Medical College)^[13],专门从事医学教学工作,培养出大批的学生。这些学生毕业后多在华南地区活动,直接从事医疗事业或者是进入其他医学校担任老师,对该地区的西医传播有很大的影响。博济医学校在中国最早开创了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微生物学的教学工作,系统地传播了西方现代医学知识,它所培养出来的学生很多人有高超的造诣^[14]。

三、翻译撰写西医著作

嘉约翰在开办医院、建立西医学校的同时,也开

① 中山纪念博济医院九十九周年年报,广州,1934 年。

始翻译和撰写西医著作。在华期间他共翻译和撰写西医学籍 34 种,其内容非常丰富,涉及面很广,主要包括医学总论、药理学、内科、外科、皮肤科、眼科等。影响较大的有《种痘捷法》《论发冷小肠炎两症》《化学初阶》《西药略释》《西医新法》《救溺水法》《内科阐微》《皮肤新篇》《内科全书》《体用十章》《割症全书》《奇症略述》《花柳指迷》《眼科撮要》《裹扎新篇》《绷带术概要》《症候学》《卫生要旨》《炎症》等^[15]。这些译著的出版,对当时的中国医学界系统了解西方医学起了很大的作用。其中引起较大反响的是《内科阐微》和《奇症略述》。

由嘉约翰口译、林湘东笔录的《内科阐微》,是近代中国医学史上论述西医内科学的重要文献之一。本书纠正了当时国人的西医只精通外科、不长于内科的错误认识。在西方医学来到中国以后,国人对西医治疗外科已经基本接受,但在西医治疗内科上仍然心存疑虑。林湘东称该书“所述诸法,无美不收,无微不阐,其稽核之渊密则毫发无遗,其调治之精妙则纤悉毕具。”嘉约翰在自序中,也对译书的缘起做了说明,“医之为道,死生寄焉,岂易言哉。……非平时有实学,将临症无定见。此西医之于内科,所为(谓)无理不穷,无发不备,而较诸外科尤为精细也。予有志于此,因即西国名医无微弗阐者,译为是书,期与内科诸君子相砥砺云尔”。《教会新报》的编辑者林乐知亦认为在书中“嘉医士将内症根由逐一著明,无微不至,种种益处,遍传于世”^[16]。由此可见,嘉约翰翻译《内科阐微》的初衷就是为当时的中国医学界提供更多的西医内科学知识。《奇症略述》系嘉约翰从历年博济医院的年度报告中辑出,书中所述各症均系医院中的实际病例,仅 1879 年就医治了割砂淋、炙大腿、针子宫痛、割痔疮等 57 种病症 700 余例病人^[17]。

嘉约翰的系列医学译著,多数是在广州出版发行后,先将有关译著的情况告知在上海出版的《教务杂志》,然后由《教务杂志》刊发相关的信息,通过这种手段,嘉约翰的著作传播到了全国各地。

四、编辑西医报刊

为使西医在中国广泛传播,嘉约翰还编辑了几种西医报刊。1865 年,嘉约翰和 J. Chalmers 牧师一起编辑出版了《广州新报》(The Canton News)周刊,分为中文版、日文版、英文版三种形式。主要内容是介绍西方医学医药知识,并附带刊登一些当时的国内外新闻。该报在广州街头公开发售,最高发行量

曾经达到 400 份,年定价 0.21 美元。该报共持续了 6 年,于 1871 年停办^[18]。

1880 年,嘉约翰创办《西医新报》(The Medical News)月刊,这是我国最早的西医期刊,“其间所论病症药性医法既详细且明”^[19]。关于《西医新报》的最初情形,《中国评论》(China Review)介绍说,“此系一种医学杂志,专为华人而设。报纸共八页,大号杂志格式,有封面及目录,全属中文。在发刊词中,用简洁文言,说明杂志之益,医志尤为重要,并述西医比较中医的优越。第一号有短论文 14 篇,目录如下:(一)论医院;(二)中国行医传道会;(三)内科新说;(四)方便医院之情况;(五)烫伤之治法;(六)真假金鸡纳霜;(七)初起之眼炎;(八)大腿截除术;(九)上臂截除术;(十)肉瘤奇症略述;(十一)论血瘤;(十二)癫狂之治法;(十三)论内痔;(十四)论外痔”^[20]。该报目前在国内已经十分罕见,就笔者所知,仅在上海中医药大学史博物馆藏有 1881 年第 4 号。根据蔡恩颐摘录的第 4 期的目录,我们可以大致地了解该报的主要内容。其目录有:论西医公会聚集之益,论止瘟疫传染之法,眼球各肌肉功用图说,西医用药撮要略述,胎产奇症略述,论医痔误药肛门生窄,解热药方,生发药方,风湿药方,消颈痲方,论戒烟片烟良法,论肺内伤成脓疮图说,西国聪耳器具图说,西医眼科广告等^[21]。

在嘉约翰的影响下,其在博济医院的助手尹端模也加入了翻译西医著作的行列,至 1893 年,他共译出《医理略述》、《病理撮要》、《胎产举要》、《儿科撮要》等 4 种作品,是最早参与西文文献翻译的中国医生^[22]。

19 世纪 80 年代以后,由于各个差会均已派出医疗传教士来中国,为强化他们彼此之间的沟通和交流,1886 年,在美国传教士布恩的倡议下,“中国博医会”在上海成立,由嘉约翰任第一任会长^[23]。该会创办了《博医会报》,报道西方医学在中国发展状况和世界医学发展的最新动态,同时也介绍医学的历史和中医诊疗,为中国医学界的沟通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嘉约翰在中国的医疗和社会活动,以其高超的医技和高尚的品德赢得了世人的尊重。1876 年,嘉约翰暂时回国休息,其学生陈梦南所记述的情景颇为感人,“本年二月十七日,先生订期回国,携眷登舟,凡属至交,皆来送别,各会教友,同深(申)依恋不

舍之情;学医生徒,均有离别可怜之色,馈以礼物者,济济多人,赠以真容者,纷纷不绝”[24]。时人赞之曰:“嘉约翰对贫困人们的慈爱,对医疗学生的谆谆教导,以及他译著的大量医学著作,每年医治成千上万的病人,这一切为他赢得了很大的荣誉,即使他不是前三名的人选,也是传教医生中最著名的 30 人之一”[25]。

编者按 在近代,西医传入中国只是外国殖民主义侵略中国的手段之一。但西医学毕竟属于科学,科学本身的传入客观上对中国近代的进步,是有积极作用的。因此,对近代传教士医生的评价更应该历史地辩证地作出正确的评价,象许多传教士医生一样,嘉约翰在西医传入中国过程中,亦扮演了双重的角色。

参考文献

- 1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 in China: A Narrative of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London, 1861, 177-178.
- 2 J. G. Kerr. Outline History of Medical Missions at Canton, HongKong and Macao. The Chinese Recorder, 1876, Vol. 22, 391.
- 3 Editor. Mission news. The Chinese Recorder, 1891, Vol. 22, 391.
- 4 林乐知. 教会新报. 影印本. 台北:华文书局, 1968. 3083.
- 5 马伯英, 高畴, 洪中立. 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 上海:文汇出版社, 1993. 402.
- 6 W. W. Cadbury, M. H. Jones. At the Point of a Lancet: One Hundred Years of the Canton Hospital (1835-1935).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Limited, 1935, 128.
- 7 顾长声.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282.
- 8-9 林乐知. 教会新报. 影印本. 台北:华文书局, 1968. 321, 3125.
- 10-13 W. W. Cadbury, M. H. Jones. At the Point of a Lancet: One Hundred Years of the Canton Hospital (1835-1935).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Limited, 1935, 175, 178, 177, 179.
- 14 刘泽生. 晚清广州博济医院的杰出学生(1855-1900). 中华医史杂志, 1999, 29(3), 162-165.
- 15 马伯英, 高畴, 洪中立. 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 上海:文汇出版社, 1993. 381.
- 16 林乐知. 教会新报. 影印本. 台北:华文书局, 1968. 3082-3084.
- 17 林乐知. 万国公报. 影印本. 台北:华文书局, 1968. 7262.
- 18 Editorial Committee.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0, 721.
- 19 林乐知. 万国公报. 影印本. 台北:华文书局, 1968. 7917.
- 20 马伯英, 高畴, 洪中立. 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 上海:文汇出版社, 1993. 397-398.
- 21 蔡恩顺. 民国前后之中国医药期刊考. 中华医史杂志, 1953(3): 162-164.
- 22 刘泽生. 早期医史学者——尹端祺. 中华医史杂志, 1998, 28(3), 171-173.
- 23 W. W. Cadbury, M. H. Jones. At the Point of a Lancet: One Hundred Years of the Canton Hospital (1835-1935).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Limited, 1935, 135.
- 24 林乐知. 万国公报. 影印本. 台北:华文书局, 1968. 2462.
- 25 W. Scarborough. Medical Missions. The Chinese Recorder, 1874, Vol. 5, 141.

(收稿日期)

张子和纪念碑在太行东麓落成

公元 2002 年 8 月 24 日午时,随着礼炮的轰鸣,“张子和纪念碑”在太行东麓河南新乡辉县市百泉名胜风景区药王庙揭下帷幕!这是黄河以北地区为纪念金元四大医家攻邪学派代表张子和而首次立碑,这是弘扬攻邪学术研究新的里程碑,也是太行东麓百泉名湖的又一靓点。

张子和有“医王”“攻邪鼻祖”之圣誉,其著作《儒门事亲》集中体现了攻邪学说,记载了其高超的临床技艺,为中医理论学的创新家及临床实践作出了很大贡献,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医学科学家。由杨建宇、纪文卿、王英、张克军、魏素丽牵头敬立的这一张子和纪念碑坐落在百泉药王庙大殿前,碑高近 3 米,上刻有张子和的画像和碑文(由第三届全国张子和学术研讨会组委会、辉县市中医药研究所、郑州国药堂医药研究所共同撰)。该碑的落成,将有益于张子和攻邪学说的继承和弘扬。

(杨建宇 魏素丽)